

从松子到白景琦

东艺舞台本周末起好戏连台

从本周末起,在未来的一个月中,张静初领衔主演《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沙溢、胡可再度合作《革命之路》,东野圭吾本格推理经典之《回廊亭杀人事件》,以及国民级大剧《大宅门》……四部根据小说、电影等大IP改编的话剧作品,将连续四周“霸占”东艺的周末舞台。

金牌剧作首演

12个月的筹备,6个月的排练,16位演员,演绎超过40个角色与超过24个场景,由导演赵淼、文学策划蒋方舟领衔的金牌团队倾力打造,10月23日,由张静初领衔主演的明星舞台剧《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的第一站将落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由于电影版与原著都广为人知,主演张静初坦言虽然非常心仪这个角色,但也曾担心剧本基调会不会过于沉重,但在开排之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担心。从视觉、节奏、舞蹈,舞台丰富的元素足以给人带来“一种诗意的陶醉”,并且在情感的交代上呈现了更多的原因来让人们理解松子的遭遇。观众能看到松子的做事方法、对爱的态度,正因为,舞台更加接近原著,这个版本的松子也更打动人。

夫妻演绎夫妻

话剧《革命之路》去年首演时,收获了截然不同的反应。十几岁的学生们看了捧腹大笑,身旁的父母则神情复杂地说:“我都难受到不行,你们居然能笑出来?”11月6日至7日,《革命之路》将把今年巡演的第一轮献给东艺。无论是原著、电影或话剧,它要表达的主题不仅仅止于探讨中产阶级的婚姻危机,危机背后关于生活的真相或许更耐人寻味。

这部关于婚姻的作品出版于1961年,是文学大师理查德·耶茨的处女作,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对中产阶级夫妇在精神的空虚与沉闷的生活中试图挣脱困境,却终不能如愿的故事。电影版《革命之路》选择了《泰坦尼克号》的“银幕眷侣”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斯莱特饰演这对夫妻,而中国版的《革命之路》则选择了身处十年婚姻的演员沙溢、胡可,在舞台上诠释婚姻中的理想与现实。沙溢认为,家庭生活就是充斥着快乐与悲伤,两者是共存的。胡可也说道:“在排演这部剧的过程中,我会和沙溢探讨,我们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究竟该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日



复一日的生活。”

东野拷问人性

“日本推理畅销天王”东野圭吾的作品因其精妙有趣的逻辑推理和奇异复杂的人物关系被改编无数。故事从一份遗嘱开始。企业家一原高显逝世,为家族留下了巨额财产。当整个家族的人都来到回廊亭旅馆等待遗嘱宣布时,一名老妇带着当年那场命案的真相混入这个家族,使得等待发财的继承人们在财富、欲望、斗争中一个个离奇死去。随着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人们看到了一个叫桐生枝梨子的年轻女孩的悲剧命运——她曾享受过短暂的幸福,然而等待着她的却是充满了仇恨与绝望的漫漫黑夜……

改编东野圭吾的作品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主创们在剧本编写阶段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把近10万字的文本拆分,写出了34场戏,5万字的戏剧剧本。导演赵淼还带领演员们特意赴日体验生活,让他们观察日本来来往往的行人、看餐馆里的日本人怎样吃饭。赵淼给演员们制定了一个表演原则——“能做就不说”,因此在这部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抽象的表演动作及象征手法,重复不断地拷问着人性与情感。

白家再现舞台

陈宝国的白景琦、斯琴高娃的白文氏、刘佩琦的白三爷、何赛飞的杨九红……每每提起“百草厅”里浮沉诸事与形色众人,不少剧迷仍是心潮澎湃。一晃十二年。2013年,集结三大国字号精粹的话剧

《大宅门》诞生,导演依旧是郭宝昌,但他曾说:“我想做一个全新的东西,不想翻刻一遍电视剧。”

话剧版《大宅门》将白家的精彩故事浓缩在短短两个半小时中,以老年白景琦巡夜时与少年白景琦的一段“穿越式”对话为引子,从二奶奶摘匾开始,把电视剧中经典桥段悉数呈现,再现了医药世家白府历经清末、民国、军阀混战、解放等时期的沉浮变化。话剧版《大宅门》由中国国家话剧院操刀,吴越、常玉红、娜仁花等众多实力演员倾情演绎,并沿用了影视中的原声音乐。话剧版《大宅门》虽和电视剧版是同一部作品、同样的戏眼和人物,却让人仿佛在另一个平行时空的洪流里,随着历史的浮浮沉沉看到另一个白家。

本报记者 吴翔



让后人能够听见

宋思衡首部音乐作品《音乐疫情日记》下月出版

第二次“刹车”的机会,也为他带来创作灵感,这些灵感源自本身的生活变化,还有目睹的无数生离死别带来的反思。

最初提笔开始写《音乐疫情日记》的他,没有想到作品会源源不断从笔尖流出,也没有想到它最终生长成一部作品集。从1月份去过武汉再辗转到别处巡演最终赶在春节前回家过年,到和所有人一样被“圈”在家中的焦躁和无奈,以及对即将发生的改变茫然无措,再到终于能出门透口气,看到春天第一树桃花的惊喜,他的《音乐疫情日记》中所收录

的15首作品都是亲身经历。

下月宋思衡的《音乐疫情日记》将出版上架,这是他第一部音乐作品,也是他所录制的第一张原创专辑。有人将它视为宋思衡“转型”作曲的信号,他并不否认:“作为钢琴演奏家,演奏当然是第一要务,但这并不妨碍我想做得更多。”未来,宋思衡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态度的当代音乐人,“每一代音乐家都有责任留下那个时代的印记。我想要用我擅长的音乐,记录这个时代,让后人能够‘听见’。”

本报记者 朱渊



罗曼·罗兰说过:“人生的转变都是在某些很短的时间内突然形成的。”对宋思衡(见右图)而言,这场猝不及防的转变来自健康亮起的红灯。去年1月,在即将去美国巡演前,宋思衡被确诊高血压和心动过速,巡演第一场下场时,他发现自己竟然必须用双手攀着墙才能勉强移动,那段演员通道成为了他近40年记忆里走得最艰难的一段路。撑完巡演,宋思衡休息两个月,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刹车”。

就是这次“刹车”留出的两个月空白,让他的身心得以休息,也让他开始思考正在开启的“不惑之路”到底要怎么走?是继续“躺”在那些流传了几百年的古典作品上,挖空心思在已有的1000个版本中另辟蹊径演绎出第1001个版本,还是试着用最擅长的音乐来表现当下的生活,展现当代音乐人应有的态度?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予宋思衡